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5nB339

靈瑞禪師品華集

清 符（尼）說　振澂等記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敘
  - 示眾
  - 代語
  - 室中垂問
  - 五宗門風頌語
    - 臨濟宗
    - 雲門宗
    - 溈仰宗
    - 曹洞宗
    - 法眼宗
  - 佛祖真讚
    - 釋迦文佛讚
    - 無量壽佛讚
    - 文殊大士讚
    - 普賢大士讚
    - 彌勒大士讚
    - 觀音大士讚
    - 十二面觀音像讚
    - 寶陀岙大士讚
    - 絨繡觀音讚
    - 魚籃觀音讚
    - 送子觀音讚
    - 觀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同軸讚
    - 普門大士讚
    - 布袋和尚
    - 達磨面壁像
    - 折蘆渡江像
    - 初祖
    - 二祖
    - 三祖
    - 四祖
    - 五祖

- 六祖
- 南嶽
- 馬祖
- 百丈
- 黃檗
- 臨濟
- 興化
- 南院
- 風穴
- 首山
- 汾陽
- 慈明
- 楊岐
- 白雲
- 五祖
- 圓悟
- 虎丘
- 應菴
- 密菴
- 破菴
- 無準
- 雪嵓
- 高峰
- 中峰
- 千嵓
- 萬峰
- 寶藏
- 東明
- 海舟
- 寶峰
- 天奇
- 無聞
- 笑巖
- 龍池
- 天童
- 三峰
- 靈嵓
- 達磨大師讚

- 臨濟大師讚
- 雲門大師讚
- 雪竇明覺顯禪師讚
- 徑山大慧杲禪師讚
- 三峰漢月藏和尚讚
- 靈巖退翁老和尚讚
- 董菴尼祇園禪師讚
- 天台尼自覺禪師讚
- 玅湛尼寶持總禪師讚
- 伏獅尼義恭珂禪師讚
- 寒山尼元明老師壽像讚
- 靈瑞尼宗遠老師壽像讚
- 自題

◦ 偈頌

- 春日懷古
- 披雲臺頌
- 再和前韻
- 蜜蜂頌
- 爆竹頌
- 折梅供佛
- 自贈
- 閒遊古寺
- 秋日舟中偶拈
- 還山渡湖
- 歸山自嘲
- 和劭監院師四偈
- 月夜閒行
- 小池
- 因雨示眾
- 雨滋庭草村鬧池蛙藉萬象以常談省山僧之為說
- 秋風
- 即景偶拈
- 冬日舟行
- 雪
- 雪夜示眾
- 除夜小參
- 歲朝示眾
- 梅

- 探梅
- 映水梅
- 庭前牡丹
- 蘭
- 數珠偈
- 誦法華經有感
- 王夫人製彩絨牡丹甚精示以二偈
- 絨荷花示正平
- 頌古德語
- 風起拈示禪者
- 示禪者
- 示月禪人
- 示澄道者
- 可仁道者住庵示之
- 慧安禪德請開示留贈
- 示亮道者
- 示采禪人
- 秋月示雲林道人二偈
- 示蓮生大德
- 贈喻中禪師

◦ 雜偈
- 山居雜偈
- 水月頌
- 示閨人參禪
- 圓脩道者有省示之
- 勉無聞道者
- 示智徹道人課佛
- 示炤道者
- 示隨侍諸子
- 讀龐居士語錄
- 閱子韶無著機緣
- 山居即事
- 春日
- 別洞庭舊隱
- 送禪者
- 無題三首
- 呈靈嵓老和尚
- 酬張宮保大圓居士

- 述志
- 寄李老夫人
- 巨宗道者有省偈贈
- 寶持兄開法南詢寄之
- 示靈捷道者
- 示自賢道者
- 寄董庵主人
- 示迅機道者
- 示堅如道者
- 示明原道人二偈
- 墮鏡
- 寄自可道人
- 寄淨雲道者
- 靈峙和尚五十壽頌
- 月夜偶示
- 閱參同契
- 悼伏獅義恭禪師
- 栽松道者
- 山中書壁
- 壽勝力居士
- 病起贈朗仲居士
- 贈趙封初居士
- 披雲和尚養母偈
- 念佛偈示徒
- 偶示
- 頌石頭語
- 荷花
- 休夏東山
- 貧富
- 山房桂花盛開
- 拾墜松
- 十二時歌
- 行路難
- 寄炤道人
- 寄閑道人
- 遣懷
- 送子觀音
- 病中作

    - 山居
    - 有感
    - 傷穎正
    - 示勝禪者
    - 示雲禪
    - 落花
    - 示原道人
    - 商量石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靈瑞禪師嗇花集敘

臨濟之道迴出嘗情，諸佛玅理非關文字，若但向筆峰墨海間浮沉上下，豈止湮沒法身，即名身、句身亦胥淪喪。《 首稜嚴經》中佛語阿難：「汝等若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如來無礙境界；若用有思惟心領攬，如人以手撮摩虛空，秖益疲勞，終無得也。」況我祖師門下，言如雷火，搓之而一點隨游；事比蟾輝，唱之而孤輪不墜。直須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真偽，徒以名位楷模、形言區別，豈真具擇法眼、善知知識者哉？讀靈瑞大師語，足可隳情城、裂見網，龍種飛騰原出牝牡驪黃之外，若執常經以相皮毛，是知駑駘而不識騏驥，未可與語鞭風策電之機也。師少警敏，具大根性，得記靈嗇開法玅湛，其上堂錄已板行于世。茲集蓋居靈瑞日，與從上諸老眉毛厮結，激揚酬對，代別徵拈，彙聚成編，命名《 嗇華》 ，取雪竇顯和尚畣諸佛本源語也。眾生迷其源，法身流轉五道，若病眼之見空花；諸佛窮其源，惑業皆成智光，同淨水之含寶月。達磨骨髓、神光臂血，打下曹溪，混成滴水。至滹沱，其源益濬、其流益長，嚙雲噬空、滔天沃日，譬諸百川至海臻極，孰能窺其涯涘？曷可辨其端倪？除是金翅鳥王力量，擘開洪浪直取龍吞，餘皆望洋難與語大。若僅缽盂鎖子盛貯少許，充然止足，謂我得也得也，自是器量有限，又爭怪得？不聞古人有言：「汝若一悟便了，只將自己所見亞在胸臆，動即傷鋒犯手，出世為人不得。且道病在於何？只為大法未明、從上綱宗未透，雖有衲僧巴鼻、未具金剛眼睛，安能辨驗龍蛇、決擇倒正？」我靈瑞大師口門濤涌、舌底瀾翻，有時將全海攝入一滴，盡乾坤乾爆爆，棒打石人秖貴實論；有時將一滴散成全海，亙古今扃漉漉，不圖入水要見長人。果然出海自高，請看甚生標格？因他家曾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識得源頭起處，所以把住放行不離掌握。今人未達其源，只管隨波逐浪，那知總持一見不再見，猶在擊石火閃電光裏立生涯。末山路口接灌谿，也是山門外荒草堆頭行活計。無著油餈邊啖咂，至今綴齒粘牙；智通浴室裏商量，反覺添塵益垢。爭如此老一切不為應用，臨時得大自在，磨礱理窟、搜抉玄根，樹尼部之紀綱、剔禪宗之骨髓，如爇牛頭之香、如探驪頷之寶、如食甘露之味、如采靈瑞之華，真可謂出格全提、窮源玅指。且道憑個甚麼到此地位？大圓舌頭不在口裏，聊借古人一片與你說破：滔滔心地中流出，低處低平高處高，坎止流行皆未是，終歸大海作波濤。

歲在重光赤奮涂月佛成道日，大圓居士張有譽書於靈嗇之無垢室。

靈瑞禪師嗇華集卷第一

諸佛一大事因緣，智不能知，識莫能識，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總欲說向人，直無開口處。古德應物垂慈，乃有主賓言論，正眼觀來，終是空中鳥跡。昔坐夏洞庭，晝長無事，取從上機語翻覆溫研，輒有神會，拈提頌述，不敢自謾。歲月浸久，遂繁紙墨，學者請付諸梓，未有名也。因憶雪竇顯和尚居翠峰日，畬諸佛本源，有雨滴曇華之語，取以名集，曰《曇華集》，亦不忘原本之意也。請政大方，願垂教焉。靈瑞住山符道者題。

示眾。顧左右云：「今日與諸人同參一員真善知識。」卓拄杖云：「各各聽取教詔。」眾無語。自代云：「敢為流通。」又云：「敢為流通，須有一句到你，山僧不曾說著個字，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舉？」代云：「一如和尚所教。」又云：「向下文長。」

示眾。「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不得道半滿偏圓，是甚麼法？」代云：「欲舉恐驚大眾。」又云：「還見壁麼？」或云：「達磨大師一覷九年，全無佛法身心，而今要見他何用？」代云：「也是。」又云：「已後不合恁麼問。」

示眾。拈起拂子云：「祖師鼻孔一串穿卻，總捏在山僧手裏，且教他甚處出氣？」代云：「和尚慈悲太煞。」又云：「費力。」有時云：「和尚慈悲太煞，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如今休得也未？」代云：「布袋裏錐子。」又云：「三年同一春。」

示眾。「春力不到處，枯樹亦開花；月色不來時，虛室明如晝。是則反嘗合道，不是則守轍循途。作麼生？」代云：「一堵墻，百堵調。」又云：「有理總無雪處。」又云：「有理總無雪處。冷煖秖可自知，車不橫推一句作何判斷？」代云：「近日是何世界？」又云：「全不顧前後。」又云：「全不顧前後。忽有人請和尚入火阬，如何祇對？」代云：「能有幾個？」又云：「得。」

示眾。「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閒。即今法堂前草深多少？」代云：「洎埋沒汝。」又云：「不埋沒汝，又作得個甚麼？」代云：「階下漢。」或云：「請師接上階，還肯別垂方便否？」代云：「爭合小覷你？」又云：「門頭戶口底不要。」

示眾。「日前道：『門頭戶口底不要。』則固是穩坐家堂，因甚也抬腳不起？」代云：「無氣力。」又云：「喫粥喫飯了，一切不為此人，將來得何果報？」代云：「有一處安著。」又云：「填溝塞壑。」又云：「填溝塞壑，也道橫身育物，無處不到普賢毛孔境界，還曾夢見也未？」代云：「上中下。」又云：「幾踏破草鞋。」

示眾。「虛空裏書個卍字，也不算塗污伊，舜若多神，因甚[跳-兆+孛]跳？」代云：「又添一畫。」又云：「只這一畫，人人不知起處，欲就伊借一問，還得麼？」代云：「洎合不識勢。」
示眾。「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幡竿頭指天，露柱腳踏地，莫與實相相違背麼？」代云：「噫。」又云：「事不孤起。」有時云：「事不孤起，鴟吻咬破佛殿脊，著甚來繇？」代云：「嵲。」或云：「雲門大師入露柱裏去也，你道做甚勾當？」代云：「瞌睡。」又云：「醒也未？」
示眾。「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蝦蟆也不曾遇個。」以拄杖作釣勢，云：「還有衝浪錦鱗麼？」代云：「日勢稍晚。」又云：「來也，來也。」
示眾。「辨龍蛇眼，陷虎兕機，總是衲僧尋嘗用底，出格一句作麼商量？」代云：「箚。」又云：「著甚來繇？」又云：「著甚來繇？知你不肯分外分內底，何不直截？」代云：「更事多矣。」又云：「何必？」或云：「何必、不必，相去多少？」代云：「俱。」又云：「念四。」
示眾。「法身、般若、解脫三段不同，為汝盡情拈卻了也，有解問者出來。」代云：「尚未參堂。」又云：「事非草草。」或云：「事非草草，一眾咸知審細，德山逢僧便棒、臨濟逢僧便喝，兩個茆廣漢成得個甚麼道理？」代云：「洎不問過。」又云：「也有人說到這裏。」
示眾。「山鬼把住麒麟兒，海神捧出珊瑚枝，他總不知尊貴，為甚衲僧拈一莖草便作丈六金身用？」代云：「莫生下劣想。」又云：「不生下劣想，寶几珍御將得來也未？」代云：「恐生驚異。」
示眾。「望天不見天，覷地不見地，此人具眼麼？」代云：「更有一人何不問？」又云：「有一人不許安名著字，我欲喚伊向前，作何教詔？」代云：「直得遍地無行路。」又云：「既然遍地無行路，爭得到這裏？」代云：「待你[跳-兆+孛]跳了，與你註解。」
示眾。「憍陳如不守本分，騎佛殿出山門去也。」拈拄杖云：「若據本分，合喫三十，諸人還肯相救也無？」代云：「別更許某甲說道理麼？」又云：「和尚分取一半。」又云：「和尚分取一半，山僧有過也不惜人撿責。口是禍門，且道在阿誰分上著？」代云：「不才謹退。」又代：但吐舌。
示眾。「一舉不再說，作麼生會？」代：但掩耳而出。又云：「撲碎驪龍明月珠，敲出鳳皇五色髓。古人費力不少，就地拈一塊土拋向門外，因甚又道麤心？」代云：「事不獲已。」又云：「也是。」又云：「禍不入慎家之門。秖如淨名毘耶杜詞，卻遭文殊讚

歎；空生岳中晏坐，又被天帝散花。你道有迴避處？無迴避處？」代云：「近日世界不好。」又云：「笑煞。」

示眾。「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底是英雄丈夫漢，許他別行一路。你即今通身在裏許，還跳得出麼？」代云：「惱亂春風。」又云：「總不消也。」又云：「總不消也，喫粥喫飯免得口麼？」代云：「計不出此。」又云：「鼻孔裏祇對我，知汝用處解換機。開口不在舌頭上一句，因甚十個有五雙咽喉塞斷？」代云：「一日便頭白。」

示眾。「撞著道伴交肩過，參學事畢，達者同歸一路行，理無異致，不涉是非句子，甚麼人道得？」代云：「不惜眉毛者。」又云：「若不是我。」有時云：「若不是我……」拈拄杖云：「往往被這個帶累。」代云：「幾合個中會。」又云：「不向個中會，作麼生會？」代云：「始較些子。」又云：「歇得也。」

示眾。「佛法遍在一切處，菴內人為甚不知菴外事？」代云：「賺誤諸方。」又云：「合取口。」

示眾。「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苦哉佛陀！忽然不恁麼，救取一半，不得教壞人家男女，完全道一句來。」代云：「某甲惜口。」又云：「已後莫怪山僧。」

示眾。「諸佛列祖，你道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代云：「某甲見不及此。」又云：「收。」

示眾。「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腳跟下一坐具地甚處得來？」代云：「有人問著，山僧不諱。」又云：「可憑可據。」又云：「可憑可據，秖好閉門作活，孤峰草裏跳得出，許伊垂手塵勞。」代云：「行之即易，言之轉難。」又云：「第一莫輕這上座。」

示眾。「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主人公從何出入？」代云：「不可別行一路。」又云：「洎合個中會。」又云：「不向個中會，許有出身路。不涉難易，脫體道將來。」代云：「前是山門，後是佛殿。」又云：「這漆桶。」

示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總莫管他閑事。且道門前溪水有多少深？」代云：「如汝所問。」又云：「和尚流也。」又云：「和尚流也，喫粥飯了，不妨我東行西行，總是你守株待兔，驢年夢見活祖師西來意。」代云：「和尚誠言。」又云：「話墮也。」

示眾。「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貧兒暴富，一眾盡知。隨分納些些底，十八上作何活計？」代云：「教壞人家男女，不是好事。」又云：「忘前失後。」又云：「忘前失後。山僧一向有些適纔未跨禪堂一句，你還記得未？」代云：「西天令嚴。」又云：「不用低頭。」

示眾。「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钁頭邊那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根生也。」又云：「與我提起看。」或云：「提起放下總不在別人手裏，諸方儘有具眼衲僧，因甚卒摸索不著？」代云：「寐語作麼？」又云：「曾問幾人？」

示眾。「雲門餅、趙州茶，盡是人家喫過的殘渣剩滓，未審客來將何祗待？」代云：「從來不分外。」又云：「某甲住山日淺。」或云：「釅茶三五盞，意在钁頭邊。你若不會，憑個甚麼便敢住山？」代云：「彼此老大。」又云：「徒勞刻畫。」

示眾。「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閑，夢中忽有人索取飯錢，如何對畣？」代云：「他後生天，不得辜孤老僧。」又云：「苦屈之辭，不妨難吐。」或云：「如今共你葛藤也，已後不得辜負我。有人問著，作麼生與他諦當？」代云：「恰值某甲不在。」又云：「賊是小人。」

示眾。「量材補職，上古規繩，無眼、耳、鼻、舌、身、意的作何勾當？」代云：「別說道理向伊。」又云：「總繇和尚。」或云：「別說道理向伊，總繇和尚。忽若撞個繩墨上立工夫底，還差得一線麼？」代云：「秖恐和尚不肯。」又云：「飽叢林。」

示眾。「寒山燒火，拾得搬柴，雖然各逞伎倆，折腳鐺子未曾分付著人。有好使令的，喚一個來。」代云：「事非草草。」又云：「辨卻多少人？」一日，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不必勘辨，汝從面前過，我早識得也。若見諸相非相，作麼生辨？」代云：「築著磕著。」又云：「和尚離侍者早晚也？」

示眾。「我要蓋一座空王殿，未審作得個甚麼向當？」代云：「大有人不識勢。」又云：「計較未成。」或云：「世界與麼廣闊，南北東西儘繇得你，向這裏相度作麼？」代云：「魯般門下。」又云：「何啻今日？」

示眾。「佛法秖在日用處，舉心動念便不是了也。門前石敢當，你道還曾會麼？」代云：「洎與和尚作笑話。」又云：「全不顧前後。」又云：「全不顧前後底，許他[祝/土]著磕著。」代云：「謾別人即得。」有時云：「東壁打西壁，作麼相救？」代云：「薄處先穿。」又云：「著甚死急？」或云：「不可袖手旁觀。如何是見義勇為底句？」代云：「你總不消行腳。」又云：「今日擒下一員草賊。」

示眾。「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俗氣也不除。某甲有口掛在壁上，用一手作的，還搆得麼？」代云：「還容某甲說道理也無？」又云：「與露柱相去多少？」又云：「與露柱相去多少？何不拈燈籠來炤取？」代云：「猶隔一線在。」又云：「難分彼此。」一日，云：「舉不顧，即差誤；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道了也，

你猶向這裏眨眼作麼？」代云：「以己妨人。」又云：「苦哉！　佛陀。」
示眾。「衲僧家從少至老，踏遍無數山川，如何是正行履處？」代云：「不曾錯一步。」又云：「總由得我。」或云：「總有撩天鼻孔，亦被山僧穿卻，上來下去，還覺礙塞麼？」代云：「人無遠慮。」又云：「平地上不可更起骨堆。」
示眾。「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達磨大師為甚在你腳底？」代云：「謗斯經故。」又云：「阿誰罪過？」或云：「達磨大師在你腳底則且置，帝釋與修羅在中庭裏相撲，見麼？」代云：「三日後不得唱衣。」又云：「喫許多辛苦作麼？」或云：「得路便行底，畢是誰家之子？」代云：「不得名。」又云：「東西南北。」
示眾。「千般言，萬般喻，只要教君早回去。秖如戶破家亡，子歸何所？」代云：「當下便心息。」又云：「別人道不得。」又云：「別人道不得，你試自道看。」代云：「我與上座有甚冤讎？」有時云：「來機即易，再舉還難。」代云：「倒一說。」又云：「倒一說有甚利益？」代云：「石人眼赤。」又云：「提綱有路。」
示眾。「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二祖安底是那個心？」代云：「上座已後莫受人謾。」又云：「全提不起。」又云：「提不起底，是心不是心？」代云：「細看前話。」又云：「此問何來？」或云：「目前坦然，定要栽荊插棘作麼？」代云：「是伊不肯住。」又云：「合取狗口。」
示眾。「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六根俱有用處，秖如眉毛堪作甚麼？」代云：「從來疑著。」又云：「一切不如。」又云：「一切不如，何不與伊拈向腦後？」代云：「未可容易。」又云：「動即禍生。」有時云：「去卻一，拈得七，是多少？打筭不來，更有三十在。」代云：「和尚慣用此機。」又云：「衲子難謾。」
示眾。「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借，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如何會通？」代云：「對眾問將來。」又云：「寔是古今罕聞。」或云：「陳蒲鞋、周金剛，赫赫底魔魅人家男女，如今年代深遠，不知向甚處去也？有尋得伊腳蹤底，與靈瑞通個消息。」代云：「舌是斬身之斧。」又云：「填溝塞壑。」
示眾。「一大藏教是個註腳，本文上親切一句還記得麼？」代云：「賺殺多少人？」又云：「爭好添一字？」一日，云：「一切智智清淨，貪、嗔、癡、慢、疑甚處得來？」代云：「更上一層樓。」又云：「正覓起處不得。」或云：「法者心光明，是忽然打破漆桶，或者也有一隙之明。」代云：「洎合錯會和尚意。」又云：「不得春風花不開。」

示眾。「蝦蟆飛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奇特無過此也。尋嘗一句對眾道看。」代云：「吾不如汝。」又云：「如此。」又云：「如此，許你會，忽若不如此，又作麼商量？」代云：「青天白日。」又云：「兩重公案。」或云：「辨得親疏底人，為甚麼卻被親疏不肯？」代云：「有甚屎臭氣？」又云：「抑已而已。」

示眾。「口秖堪喫飯，闔國咸知；借鼻孔出氣，因甚卻無人會？」代云：「年深月久。」又云：「上座見得甚親。」或云：「無神通菩薩，因甚蹤跡難尋？」代云：「近來麤心轉盛。」又云：「伎倆已盡。」或云：「十方薄伽梵，為甚麼秖有一路涅槃門？」代云：「十進九退。」又云：「甚處去來？」

示眾。「禪之與道，拈向一邊；佛之與祖，放過一著。諸人分上合作麼生？」代云：「口秖堪喫飯。」又云：「爭敢埋沒伊？」或云：「人人具眼，逢訪道人，對即是？不對即是？」代云：「收取額頭上汗。」又云：「取別人口又爭得？」有時云：「盡乾坤不出一剎那，今時人向甚處辨明？」代云：「全靠山僧不得。」又云：「計較未成。」

示眾。「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增長也無？」代云：「日頭出來看。」又云：「眾眼難謾。」或云：「同氣連枝，為甚麼根莖有異？」代云：「惱亂春風。」或云：「無形本寂寥，如何卻說有物先天地？」代云：「謝三娘不識一字。」又云：「露柱卻會。」

示眾。「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是誰下手栽就？」代云：「退後者有功。」又云：「草裏漢。」又云：「草裏漢，亂叫喚，盡令提綱，為甚麼不塞時人口？」代云：「往往如斯。」又云：「近日世界不好。」或云：「體本無瑕，坐施良 藥底，大段勞而無功。」代云：「莫要茶喫麼？」又云：「救取一半。」

示眾。「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平出一句作麼生道？」代云：「烏不前，兔不後。」又云：「豈可分外？」或云：「汝不分外，舊日草菴無一物，如今卻有盈餘，何緣致得？」代云：「幾個是知音？」又云：「別無伎倆。」一日，云：「達者同遊一路行，汝何不行？」代云：「某甲 合伴不著。」又拈拄杖，云：「這上座相隨來也。如何是你途路中得力句？」代云：「和尚離侍者多少時也？」又云：「大路不行草裏走。」

示眾。「從天降下底霜雪雨露，從地涌出底稻麻竹葦，中間是甚麼物？」代云：「不得向這裏問。」又云：「有甚麼諱處？」有時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代云：「此意幽深。」又云：「更置一問來。」又云：「更置一問我也不辭，

你因甚鼻孔裏祇對我？」代云：「不是某甲，幾被和尚惑亂。」又云：「莫塗污人好。」
示眾。「是法住法位，因甚左手書右字？」代云：「秖恐闍黎不問。」又云：「何得貴耳賤目？」又云：「貴耳賤目是你分中事，迥超諸聖一機，還曾撥得著也未？」代云：「好事不如無。」又云：「禍不入慎家之門。」又云：「禍不入慎家之門。須菩提晏坐無言，因甚至今埋沒在雨花堆裏？」代云：「堪笑堪悲。」又云：「成人者少。」
示眾。「參學人，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因甚他人行處我不行？」代云：「放過一著。」又云：「今日遭人揀點。」或云：「語是詮，默是謗，語默向上有事在。如何是語默向上事？」代云：「抱取貓兒來。」或云：「一點不來，白雲萬里。世尊因甚三七思惟？」代云：「不可為他斟酌也。」
示眾。「開口則失，閉口即喪，舌頭一向為甚秖在口裏？」代云：「真實之言。」又云：「莫謾大眾。」或云：「真實之言我不謾汝，一切諸法文彩已彰，且道今朝風作何色？」代云：「久已無人問到這裏。」又云：「谷谷孤。」或云：「不得指東話西，平實處道將一句來。」代云：「某甲自小不妄語。」又云：「有甚謾昧闍黎？」
示眾。「佛法兩字，加增之辭，廉纖之說，本文一段，便請直捷。」代云：「提起看。」又云：「不可更添一字。」有時云：「祖師心印，篆作何文？」代云：「更無別樣。」又云：「有甚碑記？」或云：「諸佛本源，深之多少？」代云：「你且問到這裏。」一日云：「人搬柴？柴搬人？」代云：「突出難辨。」又云：「幾成話柄。」
示眾。「世法裏面迷卻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卻多少人？秖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代云：「忘卻名字。」又云：「從來疑著。」一日，云：「春至百花開，秋來還落葉。闍黎本生父母甲子多少？」代云：「莫向曆子上看。」或云：「陳爛曆日，拈置一邊。威音王已前是甚麼年號？」代云：「甲己之年丙作首。」或云：「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淆訛。靈利衲僧為甚麼明前不明後？」代云：「從來疑著。」又云：「心不負人。」或云：「道人行處如火銷冰，因甚[祝/土]著磕著？」代云：「近來麤心轉盛。」
示眾。「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因甚丹霞燒木佛，卻教院主墮鬚眉？」代云：「舌是斬身之斧。」又云：「悔不慎當初。」又云：「汝道不可有兩個，因甚大迦葉見世尊拈花便破顏微笑，須菩提聞世尊說法即涕淚悲泣？」代云：「堪笑堪悲。」又云：「一狀領過。」或云：「一個鼻頭兩孔出氣，這

裏還分得優劣也無？」代云：「用盡自己心。」又云：「用盡自己心，九九終歸八十一。不落數量一句甚麼人道得？」代云：「如是如是。」又云：「某甲參堂去。」

示眾。「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且道須彌南畔是甚麼人居止？」代云：「莫謗山僧在這裏。」又云：「不可有兩個。」或云：「萬瓦清霜，一窗紅日，三世諸佛骨髓，六代祖師眼睛，總拋向上座面前了也。個中有肯路？無肯路？」代云：「直得寒毛卓豎。」又云：「轉近轉疏。」有時云：「生機一路，千聖各不相借。諸人腳下破草鞋，何不乘時颺卻？」代云：「悔不慎當初。」又云：「商量看。」又云：「商量一任商量，切不可粘牙綴齒。」代云：「本分衲子，近來絕少。」又云：「確。」

示眾。「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遇明鏡來時如何？」代云：「猶是光影邊事。」又云：「還見儂家麼？」或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靈瑞今日撒沙向諸人眼裏，且道圖個甚麼？」代云：「做出便見。」又云：「自古自今。」又云：「自古自今秖有這個榜樣，靈利道者點著便知。天下老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代云：「重處偏墜。」又云：「事不獲已。」又云：「事不獲已。誠哉是言也。且道黑豆裏揀得幾個祖師？」代云：「獨許閣黎。」又云：「洎與和尚荅話。」

示眾。「古人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鹹是鹹味、淡是淡味、不鹹不淡是嘗味，秖這舌頭一點也謾他不得。如何是百味具足底句？」代云：「匙挑不上。」又云：「到口方知。」又云：「到口方知。」拈起拄杖，云：「這樣大底喫得多少？」代云：「某甲入眾日淺。」

示眾。「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某甲自小元字腳也不曾識個奇言玅句，總不消拈出吹毛劍，略借一看。」代云：「退後，退後。」又云：「今日造次。」有時云：「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不落宮商是何曲調？」代云：「秋風吹不盡。」又云：「細而詳之。」

示眾。云：「為無為，益無益，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拈拄杖畫一畫，云：「盡大地一時冰消瓦解，諸人別作得個甚麼？」代云：「倒退三千。」又云：「倒退三千雖是見幾而作，若解踏步向前，我也不惜兩手分付。」代云：「且信一半。」又云：「作家宗師。」

示眾。「一不得問，二不得休，第三度來，且在門外立。皮下有血底，那甘屈首塵中？設不顧危亡，排闥直入，此人如何？」代云：「山僧打退鼓。」又云：「國有憲章。」或云：「依稀擔荷，莽鹵

承當，若到諸方，總也屈得指倒。臨濟門下如何處分？」代云：「喫粥喫飯時，少伊一碗不得。」又云：「闍黎眼光不放闊。」
示眾。「迷之與悟，總是兩頭語，中間突出一句，莫被當門齒礙麼？」代云：「成何道理？」又云：「遺笑諸方。」或云：「開口解笑底，不妨賞伊大膽，七棒對十三，你但領取一半。」代云：「人心難滿。」又云：「人心難滿，為甚喚你作佛便心生無限歡喜？」代云：「豈可自甘屈抑？」又云：「以己妨人。」
示眾。「拈一放一，這邊那邊，如衣敗絮行荊棘林中，要望脫灑自由。咄! 咄! 且道具何三昧，便得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代云：「衣穿骨露。」又云：「明月炤見夜行人。」有時云：「從上老古錐，一味口甜心苦，若向金不博金處勘得破，是伊更敢開口也無？」代云：「腦後猶欠一椎。」又云：「胡餅裏討甚汁？」
示眾。「臨濟正法眼，滅向瞎驢邊。」乃拈起拂子，云：「你道這一枝爭樣流傳得到今日？」代云：「幾人問到這裏？」又云：「餘人爭得聞？」或云：「餘人不聞，一人合聞。且道是那一人？」代云：「侍者點茶來。」又云：「長年不出戶。」一日，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一時生按過。」代云：「有甚麼限？」又云：「令不重行。」或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山僧一向劈腹剜心，眾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代云：「幸是某甲 。」又云：「敢為流通。」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一(終)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二

侍者振鴻等記

師一日渡湖，舟中垂二十問，同行未及畣，復自代語。

一云：「洞庭湖水，巨浪千尋，不假舟航，如何得濟？」代云：「途路中有此一問。」又云：「渡來，渡來。」
一云：「看風使帆，尋嘗手腳。忽遇旋嵐偃嶽，東去西去。」代云：「我也驚。」又云：「坐卻著。」
一云：「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代云：「不顧旁觀者。」又云：「何必。」
一云：「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甚麼人境界？」代云：「山僧惜口。」又云：「這裏不是你住處。」
一云：「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未免勞而無功。一釣須連十二鰲，的具何眼目？」代云：「不別。」又云：「猶有一絲在。」
一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因甚放生卻用釣來魚？」代云：「是伊不護惜。」又云：「理即如是。」
一云：「謝三郎長年出沒煙波，何緣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代云：「業在其中。」又云：「意況不到。」
一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既到這裏，因甚秖見波濤涌，不見海龍宮？」代云：「退後一步。」又云：「賺殺人。」
一云：「七十二峰，個個隨波逐浪；東山西嶺，兩兩截斷眾流。如何是函蓋乾坤句？」代云：「目前是甚麼？」又云：「一合相不可得。」
一云：「縱然一夜風吹去，秖在蘆花淺水邊。月黑風狂，因甚便手忙腳亂？」代云：「境界甚危。」又云：「爭敢謾汝？」
一云：「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臨上灘時，為甚麼更要把纜？」代云：「須到如此。」又云：「也是。」
一云：「魚以水為命，打入網子裏了，因甚猶自[跳-兆+孛]跳？」代云：「通身不奈何。」又云：「別無伎倆。」
一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有恁麼事？無恁麼事？」代云：「山僧無二語。」又云：「能有幾個？」
一云：「江湖無閑人之心，因甚時人過不得？」代云：「此問甚當。」又云：「自古自今。」

一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離鉤三寸，道一句看。」代云：「圖個甚麼？」又云：「恐非來意。」
一云：「未跨船舷，早與三十，而今通身在內，合喫多少？」代云：「上座自道看。」又云：「笑殺衲僧。」
一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知是般事便休，費許多老力作麼？」代云：「也要伊自肯。」又云：「譬如閒。」
一云：「蝦蟆飛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畜生也使神通。衲僧到這裏，因甚一點伎倆也做不得？」代云：「不欲驚眾。」又云：「退己讓人。」
一云：「河裏失錢河裏摝，是不惜性命底所為。忽有人請和尚下水，且道圖個什麼？」代云：「如汝所問。」又云：「只當兒戲。」
一云：「三兩月來天不雨，洞庭湖水依舊滿滿地，未審什麼劫中曾欠少？」代云：「年代深遠。」又云：「卻謾露柱不得。」
師持缽歸，復設十問。
一云：「衲僧家尊貴天然，御飯也須吐卻。如今東也隨分納些些，西也隨分納些些，成得個甚麼道理？」代云：「缽盂無底。」又云：「快便難逢。」
一云：「白麵五厘一升，青菜三文一束，街頭市上，無不口口相應。問著廬陵米價十個，有五雙不能酬對，病在甚處？」代云：「爭之不足。」又云：「且聽諸方。」
一云：「貪他一粒，失卻半年糧根。阿師齋他，有甚利益？當門一齒，下下咬著底，合受人天供養否？」代云：「檀越愛，把不定。」又云：「鼓角動也。」
一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黑漆缽盂裏，這夥總是一氣呵成底，祖師近在口皮邊，何故匙挑不上？」代云：「將謂是衲僧。」又云：「放過一著。」
一云：「圓陀陀，光爍爍，拈起則水泄不漏，放下則囊括十虛。古來洗缽盂話即不問你，飯是米做一句作麼生道？」代云：「山僧愛問不愛畣。」又云：「只當尋嘗。」
一云：「真如解脫、菩提涅槃，總是人家喫過底殘羹剩飯；雲門餅、趙州茶，也是衲僧棄下底齷齪唾餘。汝若傾將來，如以穢食置于淨器。如今要得充足，用個甚麼？」代云：「一拶便骨出。」又云：「某甲行腳不逢人。」
一云：「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祖翁田地從此一時荒卻也則不惡，靈苗瑞草和根拔，滿眼從教荊棘生。還覺多事麼？」代云：「心不負人。」又云：「鉤在不疑之地。」

一云：「利刀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你若沾著牙關，便見遍身紅爛。秖如吞吐得乾坤底，憑甚麼全無忌諱？」代云：「令我攢眉。」又云：「空尚不可得。」
一云：「千粒萬粒盡從這一粒生，秖這一粒從甚處生？識得來處，萬兩黃金也合消。不然，他後有人索飯錢。」乃搖手云：「不可怨著山僧。」代云：「諾!　諾!　」又云：「為合如是？不合如是？」
一云：「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因甚道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代云：「甚麼處著此一問？」又云：「汝作吾弟子不得。」

室中垂問

達磨不遊梁土，喚甚麼作祖？釋迦不降皇宮，指甚麼作佛？目前大道坦然，為甚麼不行？腳底諸緣蕩盡，為甚麼不住？主賓須互換，為甚麼老僧不是闍黎、闍黎不是老僧？機用要臨時，為甚麼曹洞秖說君臣、雲門多談事理？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為甚麼跳這裏不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為甚麼覷那邊不見？爐韛之所，因甚多鈍銖？良醫之門，何故足病人？
師到靈嵓省覲，和尚問云：「聞說道者見世尊初生像，有個會處，試呈似老僧。」師遂收坐具云：「明破即不堪。」和尚云：「他後有人問靈嵓佛法，如何說向伊？」師云：「爭敢觸忤和尚？」尚便喝。師云：「實謂今古罕聞。」和尚云：「賺了也。」師一喝便出。
一日，偕數同參入室，和尚云：「近日諸方浩浩地商量托缽公案，道者又作麼生？」師云：「一口吞盡。」和尚云：「吞得下，吐不出，直是禍事。」師云：「和尚大好心行。」和尚云：「甚處見得？」師云：「替他古人擔憂。」尚笑云：「老僧罪過。」師云：「某甲有一半。」
和尚一日又問：「鴈崛救產難因緣作麼生會？」師云：「爭敢妄通消息？」尚云：「你做他鴈崛弟子不得。」師云：「和尚愛取別人口裏語。」和尚云：「你道他家生下底兒子是男是女？」師云：「面目現在。」和尚云：「好個面目現在。」師云：「某甲今日帶累鴈崛。」和尚云：「救不得也。」師作禮云：「幸是某甲。」
雨後，和尚問：「天晴日出，雨落地溼，是甚麼意旨？」師云：「大眾眼在。」和尚云：「忽若無眼耳鼻舌底，又作麼生？」師云：「一點也謾他不得。」尚云：「非非相天，即今幾人退位？」師云：「和尚不問，某甲不畣。」和尚云：「道!　道!　」師云：「賺殺旁觀。」

師在戒壇隨喜，和尚問：「如何是孝順至道之法？」師云：「某甲終不敢違背。」和尚云：「是真語？是實語？」師云：「謾和尚不得。」和尚云：「更有第三番羯磨在。」師應喏喏。
到方丈，和尚問：「釋迦傳心于中印，彌陀演教于西方，還有優劣也無？」師云：「一狀領過。」和尚云：「領後如何？」師一喝便出。
一日，辭和尚下山，和尚云：「前日公案還記得麼？」師云：「某甲只解瞻前，不解顧後。」和尚云：「何緣得到與麼田地？」師云：「深領和尚一問。」和尚云：「原來忘卻。」師云：「口是禍門。」
到靈邕首座寮，碓菴大師問：「東山西嶺青明什麼邊事？」師云：「盡大地人瞻仰有分。」菴云：「與麼則不離當處也。」師云：「踏破草鞋。」
碓菴大師一日又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上穿下溜。」菴云：「須知有迴避處。」師云：「賺殺衲僧。」
碓菴大師過菴坐定，問云：「如何是道者家風？」師云：「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菴云：「莫作境話會。」師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敢相許。」菴云：「豈不勞而無功？」師云：「第一座前爭敢造次？」菴云：「知得也。」師云：「蒼天！　蒼天！　」
師一日舉古人頌云：「問著曾經劈面來，衲僧不會莫針錐，叢林逐隊爭胡餅，飽得身心更有誰？」隨畫一圓相，顧學人云：「拈取去。」學佇視，師云：「有口原來不解吞。」
師禮佛次，學人問：「乾矢橛，麻三斤，殿裏底意旨如何？」師隨展坐具，云：「侍者與我記取這一轉。」學無語，師即便作禮，云：「迦葉師兄應當委悉。」
一日，溪邊行次，見捕魚者，顧同行云：「等閑垂一釣，容易上鉤來。且道是魚是鱉？」同行云：「某甲不貪香餌。」師云：「死水裏浸殺，有甚麼用處？」
學人問：「古人云：『禪客相逢秖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何是此心？」師彈指一下。學云：「不會。」師云：「能有幾人知？」
一僧問：「一舉四十九，是什麼物？」師云：「東山下左邊底。」僧云：「咄！　咄！　」師云：「我一向小覷你。」僧擬議，師劈面掌云：「咄！　咄！　特舍兒擔枷過狀。」
學人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云：「待你入得門來向你道。」學近前叉手，師云：「這廝全不知進退。」便打。
僧問：「東家點燈，為甚麼西家猶自覓油？」師云：「當時不曾置得。」僧云：「與麼則一切臨時也。」師云：「黑夜裏索許多冷飯

作麼？」僧擬開口，師喝云：「不知饑飽漢，出去。」
學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竹柏聲相寒。」學云：「原來太近。」師云：「大有人向這裏住。」學云：「師還出得否？」師云：「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學人問：「如何是金剛王劍？」師云：「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僧云：「如何是踞地師子？」師云：「推不向前，約不退後。」僧云：「如何是探竿影草？」師云：「未開口已前識得你了也。」僧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佛法外另置一問來。」
學人問：「如何是佛？」師云：「速禮三拜。」學云：「如何是法？」師云：「放過阿誰？」學云：「如何是僧？」師云：「天下橫行。」學云：「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一拶便骨出。」學云：「如何是祖師心印？」師云：「不可與你個模子去也。」
師一日命童子鏟草，適一道者過菴，問云：「祖意明明百草頭，何得一時鏟卻？」師拈一株草抖擻云：「在甚麼處？」道者佇思，師劈面擲云：「這個所在，那許你生根？」
一婆子問：「弟子逐日念經，還當得參禪否？」師云：「耳且不是目。」婆云：「乞師指示修行正路。」師云：「幸是無事，定要個護身符子作麼？」
學人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云：「將勤補拙。」學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師云：「偶爾成文。」
師一日因庭前牡丹盛開，顧宗道者云：「南泉謂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且道意在甚麼處？」宗下數語，師皆不允，乃自代云：「爭似春風處處閒？」宗云：「牡丹花下睡貓兒又作麼生？」師以箸敲碗云：「花花喫飯來。」
一居士自負會禪，到菴云：「近日諸方知識甚多。」師云：「曾見幾人？」士云：「領眾匡徒，比屋皆是。」師云：「不獨穿卻鼻孔，又兼換卻眼睛。」士無語，師云：「好好留取口。」
學人問：「牛頭未見四祖，為甚麼百鳥銜花？」師云：「戶外一峰秀。」學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云：「階前眾壑深。」
學人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卸卻業身來，與汝諦當。」學云：「趙州頭戴艸鞋而出，又作麼生？」師云：「也是逐惡隨邪。」
學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行人眼未開。」學云：「鳴後如何？」師云：「往來須仔細。」學云：「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文彩已全彰。」學云：「出水後如何？」師云：「不勞重繪色。」學云：「魚遊陸地時如何？」師云：「十進九退。」學云：「卻下碧潭時如何？」師云：「七縱八橫。」學云：

「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阿誰無分？」學云：「出世後如何？」師云：「惟我獨尊。」
師領眾到翠峰，指雪竇石刻像云：「這老漢一向口吧吧地，今日拶教上壁去也。」眾不能荅，請師代語。師云：「入石三分。」
師同眾翫月次，一老媼云：「秖是一個月，因甚有圓有缺？」師云：「秖是一個月。」
宗道者問：「法身還解說法否？」師云：「我被你一問，直得口啞。」宗云：「某甲今日亦推出個枕子，還喚作劍刃上事得麼？」師云：「道者也不得自傷己命。」
師一日拈杖云：「這個不從天台得，不從南嶽得，還有知得來處底麼？」宣道者云：「上來下去，全得渠力。」師云：「未出嘗情。」超道者云：「某甲尋思去。」師云：「何不目前驗取？」宣云：「師意如何？」師云：「年深月久，忘卻了也。」
靈嵓和尚住東山日，問僧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東山這裏雲深路僻，狼虎縱橫，尿床鬼子三回五度來就我覓甚麼碗？」代云：「若不上來，焉知端的？若不登高望，焉知宇宙寬？」「衲僧家既得到這裏，一個個俯視諸方，目朝雲漢，且道自己眼光有多少闊？」代云：「教人指點堪作甚麼？」「鎮日長廊卷風，葉葉縣風規，滿床盡灑雪珍珠，楊岐行徑地，租錢且放過，諸人鑊頭邊一句與我提起看。」代云：「難為識者。」
住國清日，問僧：「文殊堂裏一萬菩薩，方廣寺裏五百聲聞，天台山高八萬四千丈，你道頂上著得幾人？」代云：「不入眾數。衲僧家本分行腳，到處總不敢犯人苗稼，因甚將石梁橋一踏兩段？」代云：「和尚年尊。」「不問華頂峰前客、不問平田庄裏人，未過關嶺一機教什麼人舉？」代云：「氣急殺人。」「國清寺裏掃地底掃地、燒火底燒火，文殊、普賢總不空過，豐干跨虎出松門，成何道理？」代云：「非我同流。」「智者大師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金屑雖貴，落眼成塵。山僧今日將山河大地一時翻轉了也，諸人見個甚麼？」代云：「喪我兒孫。」「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父母所生眼一點也謾他不得，因甚新昌石佛大有人不曾見？」代云：「某甲得路便行。」
僧問靈嵓：「嘗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釋迦老子至今出這裏不得，腳下兒孫如何使他到處稱尊去？」嵓云：「且待明日來。」代云：「不可停囚長智。」「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衲僧家一句是一句，因甚纔與麼便不與麼？」嵓云：「即今[口*尒]。」代云：「這老漢著甚死急。」「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石鞏一向彎弓，禾山只是打鼓，還免得過也無？」嵓云：「舊日事不必提起。」代云：「爭敢諱卻。」

靈嵒問僧：「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僧云：「東山下左邊底。」嵒云：「東山下左邊底是鹹味？是淡味？」僧無對。代云：「實謂古今罕聞。」「萬里不掛片雲時如何？」僧云：「我不向這裏住。」嵒云：「向甚麼處住？」僧無對。代云：「某甲腳跟至今不點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不識？」僧云：「謾他露柱不得。」嵒云：「謾他露柱不得，明日是天晴？是下雨？」僧無對。代云：「和尚是善知識。」「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己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僧云：「留與後人貶剝。」嵒云：「昔日玅德空生尚自讚歎不及，而今何故許人貶剝？」僧無對。代云：「堪笑堪悲。」

天寧垂語云：「一不得有，二不得無。有之與無，尖斗量不盡。淨潔打疊一句作麼生道？」代云：「尖斗量不盡。」「晝見日，夜見星，將甚麼見？」代云：「眼[口*尒]。」「鬧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為甚麼不領？」代云：「放待冷來看。」「空劫中甚麼人作主？」代云：「闍黎有一半。」「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天寧畣話也，置將一問來。」代云：「恐和尚不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你尋嘗見露柱喚作甚麼？」代云：「要道也不難。」「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拈卻，青天喫棒。合下得個甚麼語？」代云：「商量看。」「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如何是真說？」代云：「脫空妄語。」「昨日晴，乾鵲鳴。今日雨，鵝鳩語。趙壁本無瑕，相如誑秦主。隨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代云：「好事不如無。」「直得無一法可當情，猶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代云：「一切現成。為無為，益無益，梯航九有，津濟四生，未必善因而招惡果。甚麼處著得此人？」代云：「沒處去。」「赤肉團上，壁立千仞。還有商量分也無？」代云：「令我攢眉。」「擾擾匆匆，晨雞暮鐘。你道那一人在三界內三界外？」代云：「杜撰長老。」「江東西，河南北，到處行腳，也曾聽尊宿話來。且道那一句最親切？」代云：「敢為流通。」「若一毫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則固是；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為什甚麼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代云：「事不獲已。」

世尊因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代云：「小心祗候著。」

迦葉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為？」祖云：「我若不為，誰為我為？」代云：「某甲慮不及此。」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良久，云：「會麼？」王云：「不會。」者云：「阿耨

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代云：「昔日供養何似今日？」
無著與文殊茶次，殊拈起玻璃盞云：「南方還有這個麼？」著云：「無。」殊云：「尋嘗將甚麼喫茶？」著無語。代云：「不因此問，洎合忘卻。」
漢國有一菴主，遇王出遊，人報云：「大王來，請起。」主云：「非但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宣問：「佛豈不是汝師？」主云：「是。」帝云：「弟子見師，因什麼不起？」主無語，代云：「不可以小妨大。」
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代云：「洎不問過。」
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居何界？」寂無語，代云：「何處不稱尊？」
王太傅迎木佛至明招，乃問：「忽遇丹霞來時如何？」招提起佛云：「也要分付著人。」代云：「恐叅和尚眉鬚墮落。」
韓侍郎與肇論主茶次，乃問：「聞座主講得《肇論》，是否？」主云：「不敢。」韓云：「有物不遷義，是否？」主云：「是。」韓乃撲破盞，云：「這個是甚麼義？」主無對。代打露柱一下，云：「分明記取。」
洪州大寧眾陳狀請第二座住持，宋令公云：「何不請第一座？」眾無對，代云：「此番不可以戒臘推。」
裴相國參石霜，霜奪笏問云：「在一人手裏為圭，在公手裏為笏，在老僧手裏喚作甚麼？」國無對，代云：「放過一著。」
湖南護國僧抄化次，官人問：「既是護國，唐家三百年社稷何在？」代云：「何得當面蓋覆？」
洞山行腳次，見一官人云：「我要註三祖《信心銘》，得否？」山云：「只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代云：「臨文不諱。」
陳操尚書齋僧次，乃自行食，僧方展手，書卻縮手，僧無對。書云：「果然。」代云：「喫飯時莫打之遶。」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云：「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無對。代云：「不虧不欠。」
十一祖問十二祖云：「汝非諸佛。」十二祖云：「諸佛亦非。」代云：「似即似，是即未是。」
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向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脅下書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且如何則是？」代云：「豈可別栽頭角？」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無對。代云：「已後不可釘椿搖櫓。」
僧參溈山，山作起勢，僧云：「請莫起。」山云：「我未曾坐。」僧云：「某未曾拜。」山云：「何得無禮？」代云：「彼此沒便宜。」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代云：「為著阿誰？」
仰山問僧：「名甚麼？」僧云：「靈通。」仰云：「便請入露柱。」代云：「圖個甚麼？」
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如何偷嘗住果子？」僧云：「某甲方到，因甚麼道偷果子？」州云：「爭奈贓物見在[口*尒]。」代云：「還我核子來。」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云：「新羅。」門云：「將甚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為甚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代云：「咄!　咄!　」
雪峰問僧：「甚麼處來？」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因甚麼覆卻船？」代云：「若不入水，怎見長人？」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無對。代云：「不意上座問到這裏。」
有僧持缽到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指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卻被狗咬？」代云：「識甚好惡？」
有人見死魚浮水上，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曰：「是。」曰：「為甚麼卻向水中死？」無對。代云：「命根斷也未？」
雪峰在洞山搬柴次，乃對山拋下，云：「重。」山云：「重多少？」峰云：「盡大地人提不起。」山云：「因甚麼得到此？」代云：「不是某甲，幾見葛藤遍界？」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代云：「用包裹作麼？」
有僧到曹溪守衣缽，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曰：「為甚麼在上座手裏？」無對。代云：「脫賺諸方，何止今日？」
雪峰問僧：「甚麼處來？」僧云：「疏山。」峰曰：「我以前到時是事不足，而今足也未？」僧云：「足。」峰云：「粥足？飯足？」代云：「當不止此。」
雲居令侍者送褲與菴主，主云：「我自有娘生褲。」者回舉似居，居再令去問：「娘未生時著甚麼？」主無對，代云：「和尚用心良苦。」

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牙云：「待石龜解語，即向汝道。」僧云：「石龜解語也。」牙云：「向汝道什麼？」僧無對。代云：「說即不辭，恐無人聽。」

趙州見投子教化，乃問：「莫是投子否？」投子云：「茶鹽錢布施將來。」州休去。代云：「缽盂裏著得多少？」

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嵒。」沙云：「近日有何言句？」僧云：「嘗喚主人公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沙云：「一等弄精魂，就中也奇怪，上座何不且住？」僧云：「已遷化。」沙云：「只今喚得應麼？」僧無對。代云：「有甚氣息？」

明招在法雲，一時插火從食堂前過，有僧云：「這個是眾僧的，盜向甚麼處去？」招乃轉火插云：「上座分上有多少？」僧無對。招云：「這一隊漢今夜總須凍死。」代云：「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江西。」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寐語住也未？」僧网措。代云：「諾，惺惺著。」

劉鐵磨到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有齋，和尚還去否？」山放身作臥勢。代云：「這老漢敗也。」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仁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卻在卿手裏？」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別云：「敢不奉持。」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雪竇代云：「闔國咸知。」別云：「謝陛下降尊就卑。」僧朝宗問：「甚處來？」曰：「廬山臥雲菴。」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別云：「丹心可鑒。」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為驗？」無對。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別云：「今日喜近龍顏。」京寺回祿藏經燬，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卻燒？」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別云：「何幸臣僧預聞般若？」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別云：「不離陛下所問。」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別云：「你恁麼問，早背卻也。」又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

者處來。』」別仰山語云：「洎合小覷你。」別行者有語處云：「非吾弟子。」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別云：「你且門外立。」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別云：「從來不曾有人恁麼問。」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別云：「喚甚麼作沙？」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鷷。有人問僧：「一切眾生在佛影中嘗安嘗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卻鷷？」無對。法燈代云：「怕佛。」別云：「怕。」
先淨炤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別云：「破也，墮也。」
僧問投子：「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投子云：「打水用桶，舀粥用杓。」別云：「莫妄想。」
法眼一日以手指簾，有二僧齊去捲簾，法眼云：「一得一失。」別云：「這個那個，信無兩般。」
崇壽問僧：「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云：「眼礙。」別云：「今日更添一翳。」
保福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玅藥相救？」僧云：「甚有人說，和尚不解忌口。」別云：「和尚若肯，某甲不吝。」
替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為甚麼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代云：「現身雖普，睹相生偏。」別云：「個中無路。」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無對。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別云：「可惜一盞燈。」
麻谷持錫到國師處，振錫而立。國師云：「汝既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別云：「三十年後，自有人舉。」
南泉遷化，陸亙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長慶代云：「合笑不合哭。」別云：「苦哉佛陀！」
僧問法燈：「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燈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別云：「若要商量，與汝

商量。」
有西天聲鳴三藏到王大王處，王令玄沙驗過，玄沙以銅火箸擊鐵火爐，問三藏云：「是甚麼聲？」云：「銅銕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別云：「多少淆訛。」
國師問座主：「講甚麼經？」云：「《金剛經》。」國師云：「最初是甚麼字？」座主云：「如是。」國師云：「是甚麼？」別云：「做得座主也。」
玅濟於僧前書一字，問云：「是甚麼？」僧云：「不識。」濟云：「滿口道著。」別云：「達磨來也。」
石頭問讓大師：「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別云：「草鞋錢教阿誰還？」
僧問玄沙：「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為甚麼不會？」沙云：「用會作麼？」別云：「喫得棒也未？」
嵓頭、雪峰、欽山三人坐次，洞山點茶來，欽山閉眼，洞云：「甚麼處去來？」欽山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老宿代云：「大有人恁麼會。」別云：「和尚恁麼問，爭免得諸方口？」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為是說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請流通。」別云：「今日聞所未聞。」
靈瑞禪師嵓華集卷第二(終)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三

侍者振清等錄

靈嵒退翁和尚住祥符日垂問學者五宗門風頌語

臨濟宗

問：目前無闍黎，那個是賓？
白雲一片隔層巒，分付來人仔細看。腳下不知行路險，漫資捷徑出長安。
問：此間無老僧，那個是主？
本無諱處見還難，誰並當軒立問端？古鏡一朝重撲破，轉身休覓夜光寒。
問：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何者是權？
皓魄當空照絕私，休將病眼更窺池。若從指節量分寸，辜負靈山李老師。
問：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何者是實？
閒將蜜果換葫蘆，暮四朝三慰眾狙。解下灰囊原是飯，從前心想一時枯。
問：不許夜行剛把火，以何為炤？
月落潭空鑒者稀，略通一線為輸機。誰能返顧來時路，馬載驢駝盡入微。
問：直須當道與人看，以何為用？
展手風前出眾岐，如山如岳絕毫釐。直饒翻轉娘生面，未是他家烜赫兒。

雲門宗

問：既曰函蓋乾坤，因甚菴內人不知菴外事？
堯天舜日樂雍熙，身在其中總不知。鑿井耕田事成辦，未聞埜老解攢眉。
問：既曰目機銖兩，因甚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不犯鋒鋩正令行，從來善敵厭談兵。無中有路超終始，火聚刀山也出情。
問：既曰不涉萬緣，因甚從苗辨地，因語識人？
機善漚和解截流，辨人端在一毫頭，祖師骨髓難收拾，撒出青青百草頭。

溈仰宗

問：父慈子孝，因甚不上令下從，反用劍刃上事？
隨順還貽禍滅門，劍鋒有路合酬恩。干戈玉帛齊拋卻，木枕斜推誑下根。
問：見角知牛，因甚脅下添得五字，五年分疏不下？
蹄角撐空復印泥，暗藏聲價少人知。是渠鼻孔難牽挽，肉眼從旁只相皮。
問：見煙知火，因甚夜深撥得些子，至今燈焰不續？
寒爐深撥燄花紅，燎盡雙眉卷卻蹤，銕額銅頭難湊泊，誰能打鳳更羅龍？

曹洞宗

問：莫行心處路，因甚猶有一人從正中來？
心徑苔生舉步慵，肯因閒寂滯高蹤。蒼龍不向澄潭臥，飛劈青霄雷雨從。
問：不掛本來衣，因甚娘生褲至今脫不下？
赤體堂堂不掛絲，己靈偏重太平癡。直須更淬莫邪利，削盡娘生舊面皮。
問：何須正恁麼，因甚道直須恁麼始契如如？
應物呈形井覷驢，私緣蕩盡我如渠。休貪勛業標麟閣，名字宜從左脅書。
問：切忌未生時，因甚雲嵓、洞山向不生不滅處相見？
楚天藏盡月輪孤，漢地星垂列壯圖。誰向春風怨楊柳，從來客路是歸途。

法眼宗

問：三界唯心，因甚要言前定旨？
不種梧桐免鳳棲，機先鵬翥力難齊。茫茫匝地無餘土，一色平沉始半提。
問：萬法唯識，何必向句裏明宗？
春草叢邊脫兔遙，守株空歎鬢絲焦。憑君略展張麟手，八萬四千非鳳毛。
問：一切現成，你道撥萬象不撥萬象？
嶺雲澹泞澗奔忙，屋角花枝自短長，飯飽山僧閒弄箸，苦無佛法得商量。

靈嵓上堂，云：「佛法不是小事。夫說法者，須是六種成就：第一、安立成就(師注：真妄同源，形名未垂)，第二、目前成就(師注：塵塵有路，不滯偏方)，第三、自己成就(師注：蕩盡諸緣，炤體獨立)，第四、智智成就(師注：卷舒絕待，炤用齊行)，第五、本末成就(師注：正位方彰，大功無問)，第六、平等成就(師注：混然忘跡，凡聖迴超)。六種圓具，法法歸宗；一種有虧，言言昧旨。上根利智，自然一六互收；淺學初機，切忌循途守轍。」卓拄杖(師注：自古自今，可憑可據)，下座。

靈嵓上堂，云：「夫臨機轉握，共有八門；定亂致平，難拘一法。或奇正之縱橫，或陰陽之紛錯，九天九地，一死一生，擒賊擒王，射人射馬。所以決勝要在臨時，神符貴於轉換，門門有路、步步通塗，過量英雄不煩指點，自能排身直入。其或不然，靈嵓為汝打開八門。」拈起拄杖，云：「第一、剎那該攝門(師注：逼塞虛空，古今無間)，第二、主賓成立門(師注：同風敲唱，識者還稀)，第三、當機生法門(師注：玅應臨時，全忘啐啄)，第四、予奪自在門(師注：縱擒錯互，不落尋嘗)，第五、輸機善用門(師注：換象抽爻，突出難辨)，第六、全提正令門(師注：鋒輪並運，殺活齊施)，第七、諸根普攝門(師注：殊道同歸，不資餘力)，第八、太平無象門(師注：化機絕朕，尊貴無方)。」卓拄杖，云：「這是那一門？」眾网措，遂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師注：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

藏雲室十二種日旋三昧(師注并敘)

金圈拋出，三藏絕詮；玉誥頒來，十方洞鑒。不行意路，言如雷火當天；打破情關，道比蟾光出海。願諸達士，共契斯宗。玄符謹志。

生佛未形，如何通信(師云：塞卻鼻孔)？[〇@心]條然素潔，試請安名(師云：拄卻舌頭)。[〇@智]心識不到，別有生機(師云：突出難辨)。[〇@卍]迴脫根塵，方堪讚歎(師云：豈涉繁詞)。旁通一線，許汝商量(師云：知音者誰)。[〇@云]乍卷乍舒，開遮自在(師云：動還翳目)。[〇@山]萬仞壁立，湊泊還難(師云：個中無路)。[〇@人]有二岐路，不可不知(師云：孰辨奴郎)。[〇@木]應物隨機，熾然無間(師云：此意須明)。[〇@女]和合諸塵，不入眾數(師云：幾成獨立)。[〇@尾]披毛戴角，佛眼難窺(師云：不妨奇特)。十字縱橫，一真不立(師云：可知禮也)。

佛祖真讚

釋迦文佛讚

未離兜率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畢。真實之言可上碑，淺慧凡沈信不及。獨許韶陽得一橛，知他皮下原無血。刻畫深求面目全，分明弄巧翻成拙。

無量壽佛讚

無字真經，秖有一句。近在口邊，可憑可據。飯後堂前，閒行兩轉。阿彌陀佛，去此不遠。華池寶網，水月山雲。纖塵不立，親見法身。

文殊大士讚

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要識文殊，秖這便是。但恁麼去，金毛師子。

普賢大士讚

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靜中起一念，當處是遍吉。六牙白象縱全威，等閑踏破精靈窟。

彌勒大士讚

天上無彌勒，高高處觀之不足；地下無彌勒，低低處平之有餘。紅塵鬧市裏，車闐馬隘；青山白雲裏，竹密松疏。要見彌勒大士，出門處處逢渠。

觀音大士讚

菩薩眾生母，眾生菩薩兒，從來劈不破，起倒鎮相隨。苦厄憑依仗，慈悲普護持，請觀垂手處，甘露滴楊枝。

十二面觀音像讚

拶破面門行活路，僧繇紗筆終難措，蓮華國土久拋離，欲歸忘卻來時路。

寶陀岙大士讚

大士不坐寶陀岙，癡人空向濤聲拜，但得居塵不染塵，是即名為觀自在。

絨繡觀音讚

謾道素縑描未就，隨緣赴感見深慈。一針鋒上全身露，脫體風流不掛絲。

魚籃觀音讚

護生全用殺生心，透網金鱗掌上擎。一遇知音便分付，肯同死貨定行情。

送子觀音讚

菩薩無緣具大慈，偏能嚼飯餵嬰兒，青青一片波心月，只許岙前鸚鵡知。

觀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同軸讚

從聞思修，具悲智願。品字莊嚴，毫端涌現。雖然有卷有舒，要且無背無面。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普門大士讚(二首)

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大士悟門，清機歷掌。一雙紫燕語簾前，兩個黃鶯啼柳上。
會得聲前旨，圓通路坦平，頭頭瞻玅相，彩墨畫難成。

布袋和尚

十字街頭等個人，分明擔閣殺閒身。打開布袋不知惜，傾盡夜光明月新。

達磨面壁像

這漢通身莽鹵，不信口能招禍。致令後代兒孫，鬼窟長年打坐。

折蘆渡江像

得饒人處且饒人，莫笑梁皇手段輕。這漢自知無禮節，不煩趕逐便抽身。

初祖

赤腳渡流沙，東來路便差。一身華擘盡，何啻落門牙。

二祖

夜雪寒凝骨，朝霞血染空。得師一臂力，萬古振玄宗。

三祖

換卻舊皮毛，通身越樣驕。大書信心銘，憎愛一時消。

四祖

從本無人縛，何更求解脫。直下自知歸，擺手行空闊。

五祖

碌碌種新松，忙忙翻舊面。若欲問生緣，今朝不著便。

六祖

腳未踏黃梅，街頭行短販。識得負薪人，卸下千斤擔。

南嶽

何物恁麼來，金雞一粒粟。取捨兩俱忘，牛車轉轆轤。

馬祖

即心即佛難，非佛非心易。踏殺天下人，腳跟不著地。

百丈

扭得鼻頭歪，無端入禍胎。面門分哭笑，布鼓當春雷。

黃檗

吐舌全機用，橫身弄爪牙。寰中曾獨步，言下定龍蛇。

臨濟

賺無位真人，滅正法眼藏。罪犯不容誅，且喫三頓棒。

興化

滿握撒真珠，無人識得渠。全提木拐子，行說任偏頗。

南院

作家不啐啄，一棒絕商量，直下滅胡種，哀聲滿大唐。

風穴

慣用銕牛機，高提祖師印，不得小釋迦，誰續懸絲命？

首山

放下法華經，拈起竹篦子。到老只隨流，楚王城畔水。

汾陽

氣宇大如王，肝腸狠如賊。破滅臨濟宗，眾不滿三十。

慈明

弄西河師子，擒臨濟大龍。干戈齊偃息，談笑起真宗。

楊岐

栗蓬作麼吞，金圈如何透。放出三腳驢，作大師子吼。

白雲

天下好宗師，白雲年齒少。脫體逞風流，何嘗怕人笑。

五祖

翻盡祖翁田，捏成鐵酸餡。信口打脫空，雪曲巴音亂。

圓悟

香篆銷金鴨，午雞啼玉欄。從來心裏事，不許一人諳。

虎丘

見見原非見，太虛飛閃電。睡虎忽翻身，雄風生八面。

應菴

坐斷金輪峰，狐兔銷聲跡。大哉甘露門，古今歎莫及。

密菴

提起破沙盆，光明觸處生，不煩除搕[打-丁+(天/韭)]，古路坦然平。

破菴

倒拈七尺藤，為人作撇脫。堪笑刻舟人，特地成途轍。

無準

終日弄胡孫，鼓破胡孫走。從此恣眠餐，伎倆空雙手。

雪嵓

觸破精靈窟，殿前一株柏。不識歲寒心，等閒看黛色。

高峰

捉敗主人公，故鄉歸信通。泗州逢大聖，不改舊行蹤。

中峰

來索童男女，度與竹篦子。無情化有情，笑殺自家底。

千岳

鵲噪豈知音，鼠竊終難飽。築碎嘗住磚，至今償不了。

萬峰

諸法從本來，嘗自寂滅相。勘破老南泉，明珠呈掌上。

寶藏

底事存玄要，無心絕正偏。萬峰接手句，春雨落梅天。

東明

心亦不是佛，智亦不是道。打破太虛空，一時多靠倒。

海舟

龜背刮霜毛，兔頭截銀角。片月落寒潭，至今無摸索。

寶峰

西天有外道，東土無衲僧。江山共雲月，一一是師承。

天奇

碌碌走天涯，春風幾度花。飽嘗途路苦，猛省便還家。

無聞

胡馬向風嘶，心空及第時。華山高突兀，無路得攀躋。

笑巖

千古獨馨香，秖是一莖菜。縮身柳巷中，別有通人愛。

龍池

爆破碧琉璃，衝霄有路歸。禹門風浪險，霹靂是生機。

天童

白棒據當門，劃斷聖凡路。春滿化龍池，金鱗獲無數。

三峰

折竹響成雷，落梅寒似雪。名高百世師，心雄萬人傑。

靈嵓

大冶烹佛祖，正令行吳越。聲價壓諸方，人境兩俱奪。

達磨大師讚

廓然無聖，個是阿誰？擬心即錯，莫亂鋮錐。齒不關風，道法印匪從人得；目如流電，見支那儘好胡揮。插腳梁皇殿上，受他當面安排，自覺風頭不順，轉身冷面蒼崖，骨髓一時齊潑撒，更留隻履誑癡呆。

臨濟大師讚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奮金剛劍，摑塗毒鼓。面門陡喪無位真人，腳板踏折向上一路。斬新別立乾坤，依舊單行莽鹵。餓鬼界裏放火奪漿，地獄道中敲枷打鎖。養成大隊瞎驢，留下一隻睡虎。至今遺害方來，不免叫冤叫苦。惡名流布滿塵寰，誰信今朝殃及我。

雲門大師讚

一拶腳便折，一問頭便低，到處隨波逐浪，嘗時指東話西。拋乾屎橛，熏天觸地；牽[車*度]轢鑽，透骨穿皮。刮餿茶祭鬼，謗露柱生兒，忙叱僧堂反顧，閑將佛殿倒騎。一味脫空捏怪，全無展事投機，待得香林果熟，早見靈樹花飛。休誇氣宇如王大，滅祖欺宗定是伊。

雪竇明覺顯禪師讚

面目儼然，漫道往者不可問；風規壁立，孰云來者猶可追？大韶陽門戶，別北塔鉤錐，魚龍盡陷，佛祖平欺。禪子訝，中眉垂，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徑山大慧杲禪師讚

開虛空口，掉霹靂舌。快便如風，語語見血。針砭膏肓，掀翻途轍。嫌圓悟忒殺禪多，怪湛堂半邊鼻缺。三尺竹篦攪叢林，衲子至今無雪屈。

三峰漢月藏和尚讚

乘願再來，超群獨立。起臨濟欲墜之綱宗，得汾陽不傳之巴鼻。攙旗奪鼓，萬象心驚。換卦抽爻，森羅骨慄。埽蕩者固是英雄，建立者乃真豪傑。遂使五燈寒焰，復燦當時。何啻大樹清陰，重榮此日者哉。

靈巖退翁老和尚讚

不用臨濟喝，不行德山棒，掃除從上葛藤，蕩盡諸方伎倆。歡喜時，截南山之竹為筆，莫寫其慈心；惱怒時，磨東海之波作墨，難描其惡狀。知他是聖是凡，任汝為龍為象。列下說法六成就，杜撰長老未免眉攢；演出臨機八要門，過量英雄也須膽喪。不居真際，密施佛祖權衡；不涉眾緣，懸起人天牓樣。道眼圓明底，猶難睹其頂[寧*頁]；機心濃厚者，豈易窺其背項？不敢讚，何敢毀？不可親，僅可望？夫是之謂十坐大道場。中興濟北宗底退翁老和尚。

董菴尼祇園禪師讚

孤迥迥，十方無壁；峭巍巍，四面無門。拈弄一條白棒，何妨到處稱尊？截鋂斬釘，乃宗師本分；平高就下，非識者疇論？是亦所謂金粟之子、天童之孫也耶？

天台尼自覺禪師讚

華頂風高，石橋水冷。師住其間，足不越閫。垂三十年，大作佛事。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不學小乘，法有愛憎。街頭示滅，遍界分身。我未識師，夙聞令範。曷志瞻依，聊為述讚。

玅湛尼寶持總禪師讚

不居煩惱窟，不坐解脫阬。外不求諸聖，內不負己靈。似香象渡河能超兔跡，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精嚴自肯，勇敢誰倫。佩靈山正印，總無著孤軍。掃蕩煙雲清宇宙，木人同享太平春。

伏獅尼義恭珂禪師讚

靈利直是靈利，撇脫果然撇脫。東山水上，勘破諸佛出身，生緣略同；伏師室中，點定衲僧正眼，立地迴別。鶯啼燕語，迦葉不聞聞；草長花繁，世尊不說說。嫌他窮伎倆，細切嶺頭雲；討甚閒工夫，薄披潭底月。別別，從前知己反為讎，此日憑誰表清絕。

寒山尼元明老師壽像讚

一片寒山沉巨浸，吾師隱處茆庵靜。從來清亦畏人知，方寸中潛修戒定。其處已也，安必慮危；其與人也，久而能敬。是真無愧古人，而可垂裕後進者也。

靈瑞尼宗遠老師壽像讚

念佛念法，信己信人。圓修福慧，等視冤親。要觀音傾心門樣，與摩耶交臂稱鄰。識得無依佛母，自然慧命長新。

自題

白紙一幅，黑筆幾叉。亦非男，亦非女，貌從何得？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無語則口邊堆醭，有見則眼裏添花。閒笑灌谿多莽鹵，錯呼臨濟作爺爺。

口快如風，性急如火。罔辨親疏，那知人我。鋒稜上用不停機，電光中兆分其五。休誇一棒成龍，謾說三玄陷虎。豈不聞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兔角杖挑明月，龜毛繩繫清風，不是神通玅用，阿誰敢問渠儂？白石磊磊，青松落落。勘破形骸，深藏頭角。笑他流水空忙，聽彼浮雲自薄。固知耕也餒在其中，孰信回也不改其樂。

洞庭山高不露頂，太湖水深不濕腳。下載清風付與誰，祖師心印齊拋卻。

覿面兩無言，臨機一著先，金針穿白月，石火迸青天。笑倒唯心佛，掀翻得肉禪，近來貧更甚，有問只空拳。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三(終)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四

學人振洪等錄

春日懷古

門外春將半，桃花帶雨紅，靈雲猶未瞥，笑殺嶺頭風。(靈雲)
門外春將半，脩篁長嫩枝，清風時擊著，若個解忘知？(香嚴)
門外春將半，全心似死灰，好花無剩影，百鳥未曾來(牛頭)
門外春將半，懸絲釣涤波，金鱗卒難遇，明月自高歌(船子)
門外春將半，茶芽滿焙香，近無人嗅著，趙老謾顛狂。(趙州)
門外春將半，幽林采藥行，一莖全殺活，妙德強惺惺。(文殊)
門外春將半，漁舟別浦多，數聲款乃裏，淹殺備頭陁。(玄沙)
門外春將半，孤峰草漸長，善財無覓處，煙水正茫茫。(善財)
門外春將半，窗前埜鹿行，今朝不著便，一箭付三平。(石鞏)
門外春將半，黃鸝口更多，觀音秖這是，游子意如何？(普門)

披雲臺頌(和宋慈受深禪師原韻)

三間茆屋傍雲山，雲自高飛山自閒。門外石頭行路滑，無人得到翠微間。
枯木花開劫外春，破顏得旨更何人？翻然直入千峰去，惆悵孤雲埜鶴身。
蕭蕭竹色滿軒清，月到方池分外明。收拾耳門將眼聽，忽然捉敗枕頭聲。
百鳥不來花自紅，今年窮勝去年窮。一從不食空王俸，坐斷他家下載風。
今古英雄互戰攻，電光石火不相容。爭知物外金仙子，萬象森羅一體中。
虛堂晏坐看峰頭，萬派無聲水逆流，斷臂安心太多事，不如日用信緣休。
花香鳥語別峰前，妙德空生何處邊？解得虛空無相貌，隨他器量自方圓。
吾欲休時無可休，穿衣喫飯信悠悠。好言謹白參玄客，莫待他年怨白頭。
身作舟航據要津，皮膚脫盡露全真。多年滯貨無人顧，杓水澆開面目新。

倒握烏藤膽氣麤，此間無口說工夫，都來一棒從分辨，透得龍門豈是魚？

再和前韻

一簣功成萬仞山，面皮翻轉莫偷閒。英雄頭白只彈指，幾個名高佛祖間。
肩橫榔栗愛穿雲，踏破芒鞋不遇人，堪笑空生貪晏坐，雨花堆裏喪全身。
大鵬出海便飛騰，下視塵寰雙眼明。直取龍吞甚標格，啾啾虫鳥汝猶聲。
烈燄花飛雪片紅，廓然無聖好能窮。可憐闔國無人識，揚子江心一葦風。
彼自無瘡勿用攻，分皮分髓累衰容。那知三拜相傳印，不在金襴一襲中。
薦取老僧百草頭，明明賺殺好禪流，天寒霜雪和根倒，丈六金身笑未休。
坐臥游行太古前，蒼茫一望絕中邊。問心求法無人到，月在清波獨自圓。
綠樹成陰春已休，晝長山舍事悠悠。茶芽離焙忽穿鼻，筍角帶泥爭出頭。
年來活計付兒孫，澹泊身心慣率真。一曲東山行水上，雲門聲調越光新。
爪牙觸著莫嫌麤，臨敵依違不丈夫，及盡凡心無別解，放生原是釣來魚。

蜜蜂頌(和宋天封佛慈禪師原韻)

勘遍諸方得意時，競將同調喚來歸。無餘聲色呈君也，花藥欄邊自在飛。
逢人便箚遶天涯，苦屈無從一叩衙。莫怪巡官偏杜撰，針鋒要驗當行家。
工夫及盡蜜成時，萬別千差永棄離。金網縵縵猶是難，漫云無事即寬脾。
同門出入各風光，為眾忙如為己忙。不立一塵家國盛，從前勳業悔承當。
不貪寶惜戀枯桐，個個臨機善變通。堪笑眼中添翳者，忙忙空裏覓花紅。

爆竹頌(和靈皚僧首師原韻)

怪得名喧宇宙中，慣將一喝振玄風。果知響逐聲來也，不必窮年費苦工。
收放同時放較危，要通一線驀頭錐，奮然爆著虛空碎，閃電光中霹靂追。
金圈拋出自音王，儘有其人瞌睡忙，誰是見煙須辨火，色聲頭上立承當。
大小隨緣任去留，正當轟烈得心休。買來輸與他人放，本色金錢肯浪酬。
嚇人嚇鬼有多方，拍手呵呵笑一場。勘破恁般關捩子，裝聾作啞又何妨。

折梅供佛

玉顏銕骨老冰霜，眾壑無人獨自芳，折得寒香隨手至，真堪供養法中王。

自贈

住山歲月總不記，但見四山青又黃。博飯栽田爭如我，說禪浩浩讓諸方。

閒遊古寺

古廟香爐冷不禁，落花芳草伴啼鶯。象王鼻孔無尋處，迦葉低頭問世尊。
翠竹蒼松夾路生，得閒領鶴自經行。夕陽西下水東去，獨立不聞人語聲。

秋日舟中偶拈

秋老芙容濯露鮮，謝家人不在漁船。閒將新月垂秋水，釣得金鱗即便還。

還山渡湖

舞棹呈橈泛水雲，鷺鷥飛入蓼花汀，天然一色難分別，孤負身心百不靈。
萬頃湖光接遠空，片帆搖曳破秋風，漁歌一曲無人會，蘆葉紛紛對蓼紅。
亂雲堆裏數峰高，曳履經行不憚勞。記得去年當此際，石床趺坐聽松濤。

歸山自嘲

妙峰孤頂無行路，到者全心當下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

和劭監院師四偈

贏得楊岐第一籌，更無閒事著胸頭。人間甲子都忘卻，片葉落知天下秋。
贏得楊岐第一籌，妙峰孤頂日悠悠。善財無處尋蹤跡，煙水茫茫向外求。
贏得楊岐第一籌，門椎拍板賣風流。宮商角徵非音韻，萬象森羅盡點頭。
贏得楊岐第一籌，無端打入水牯牛。斜陽芳草忘拘束，始信渠儂得自由。

月夜閒行

門外峰巒列翠鬟，昏鴉隊隊帶聲還。微風吹落浮雲片，月色如銀萬境閑。
秋江如練浸長天，萬籟無聲月正圓。好景不須他處覓，清光只在指頭邊。
靈光獨耀迥無鄰，大地山河絕點塵，若謂南泉超物外，馬師賺殺幾多人。
夢中曾說悟圓通，剔起雙眉月正濃。長嘯一聲驚宇宙，有誰同上最高峰。
芒鞋竹杖破蒼苔，瀟灑胸襟向月開。萬里無雲天一色，好山如畫疊成堆。

小池

小池秋冷碧涵空，夜靜游魚未見蹤。死水不堪藏妙用，波興一滴是真龍。

因雨示眾

點點不落別處，今古衲僧罔措，大士慣用眼聽，許伊有個入路。雖然有個入路，要且未有出身，但莫循聲流轉，何妨只用耳根？

雨滋庭草，村鬧池蛙，藉萬象以常談，省山僧之為說

苦雨連朝春草滋，更添蛙鼓鬧平池。人來不下禪床接，免得渾身帶水泥。

秋風

柳葉蕭條梧葉殘，秋風一夜滿長安。沒絃琴苦知音寡，流水高山不用彈。

即景偶拈

洞庭高卓壓群峰，宇宙寥寥上下空。風月一湖平似掌，玉盤捧出碧芙容。
湖光湛湛月如銀，一片心花露印文。勘破威音聲色外，任他飛躍自紛紜。

冬日舟行

雪覆蘆花欲暮天，一江風色正堪憐。螭文萬派難區別，重鼓蘭橈泛銕船。

雪

蓋覆乾坤同一色，不知將底辨群機。忽然枯木春風轉，遍界瓊葩燦玉枝。

雪夜示眾

吞卻山河不是塵，太平時代自由身。一華五葉香何極，漫道庭無立雪人。

除夜小參

歲盡年窮會也麼？道人豐儉秖隨家，北禪苦把耕牛宰，奪角爭蹄亂若麻。
歲盡年窮會也麼？團圞仝喫趙州茶，幾多臨渴重穿井，伎倆雖高也大差。
歲盡年窮會也麼？現成公案絕周遮，當機若有仙陀客，拈起靈山舊日花。
歲盡年窮會也麼？身心歇處即歸家，堪憐不猒馳求者，途路之遶枉怨嗟。

歲朝示眾

鐘聲披起鬱多羅，借得婆衫卻拜婆。賓主歷然同一室，今朝昨日不爭多。
鐘聲披起鬱多羅，沉水煙騰卍字爐。三世如來同鼻孔，等閒一一盡穿過。
鐘聲披起鬱多羅，貧到無錐意氣多。佛祖位卑留不得，聲光贏得遍娑婆。
鐘聲披起鬱多羅，也學諸方念佛陀，莫把遙天支遁鶴，等閒喚作右軍鵝。

梅

獨立冰霜外，長愁風雨中。素心曾不改，秖合對蒼松。

探梅

山前一片白雲橫，七十峰頭次第登，看到色空香不住，故宜相對坐禪僧。
數點梅花冷結愁，芒鞋踏遍小溪幽，埜人不辨香來處，風起山中雪滿頭。

映水梅

一枝冷艷占春先，瘦影橫斜墮水邊。桃李只誇顏色好，清香難及藐姑仙。

庭前牡丹

庭前花發牡丹紅，指出分明似夢中。一段色香誰辨取，秖堪惆悵倚東風。

蘭

風灑幽蘭日影長，清心不語見慈祥。知君獨抱馨香德，空谷無人也自芳。

數珠偈

信手拈來顆顆圓，觀音彌勒聽敷宣，驀朝掐斷繩頭也，始覺從前一串穿。

誦法華經有感

楊花摘得燄爐紅，宇宙掀翻兩眼空，放去白牛無影象，且攜羊鹿慰兒童。

王夫人製彩絨牡丹甚精，示以二偈

金鍼玉線奪天工，葉葉花花總不同，識得根源歸自己，全從掌握起春風。
春隨刀剪奪天工，深綠叢中一點紅。莫謂芳菲都不艷，色香盡處是真空。

絨荷花示正平

不染淤泥不帶空，卻從指爪露真容。法王何必輕拈出，解笑方堪繼祖風。

頌古德語

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消彈指，樓閣門開。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容易舞三臺。
雨從何來，風作何色。人定花香，水落石出。此時若不究根源，真待當來問彌勒。

風起拈示禪者

簸土揚塵山岳搖，不留蹤跡示全超。大鵬養就圖南翼，借爾須臾萬里遙。
排雲鼓浪正飛揚，御世無心應萬方。玉殿深深留不住，松聲澗響共迴翔。

示禪者

拈出紅爐燄裏毛，玄關燒盡樹高標，等閒跳上虛空背，萬象平驚膽氣毫。

示月禪人

赤手擒來潭底月，清光落落照坤維，世人有眼還同瞎，須是深雲道者知。

示澄道者

虛堂冷坐對杉松，玉柱峰高翠滴濃，有口秖堪長掛壁，免教華雨墮寒空。

可仁道者住庵示之

小小茆菴含法界，善財何必向南參？拈香擇火真三昧，瞥爾情生便不堪。

慧安禪德請開示留贈

偶來江上一停舟，謝汝殷勤為款留，莫怪山僧無指示，見人問訊即低頭。

示亮道者

茫茫三界原無法，道者如何更覓心？山徑寒風凋敗葉，草鞋步步踏黃金。

示采禪人

草鞋踏遍法身中，不立孤危道絕功，昨夜雲門提正令，樹頭葉葉露金風。

秋月示雲林道人二偈

拈出威音心裡月，炤開生佛未分前，渠儂面目知何似？籬落霜高菊正鮮。
歇得身心勿外求，縱橫十字絕周由。饒伊別有縵天網，透過牢關也合休。

示蓮生大德

心直無虛是道場，面門瞋喜絕囊藏。意根若使重遮護，長劫迢迢滯異鄉。

贈喻中禪師

胸襟磊落氣安閒，曾踏他家向上關。萬象森羅齊喝彩，清風贏得遍塵寰。

山居雜偈

白雲夜半正明，青山天曉不露。但秖閒坐困眠，管甚有過無過。
雲過松濤瀉碧，雨餘柳帶垂青。好景無人顧著，飛來獨許幽禽。

水月頌

山僧口裏無舌，解道虛空是橛，可憐伎死禪和，秖管水中撈月。

示閨人參禪

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製就未生圖，清光冷相射。

圓脩道者有省示之

心是根兮法是塵，兩頭拈卻未為真，忽然一捏百雜碎，始信昔人非昔人。

勉無聞道者

生來腳底無羈絆，雲月谿山到處看，今日缽盂添個柄，新鮮不似舊時安。

示智徹道人課佛

念佛終期念自心，莫將知見妄疏親。但能淨穢雙忘卻，敢保花臺決定生。

示炤道者

佛祖牢關一擊開，百千三昧總嬴來。逢人若肯呈牙爪，敵勝驚群不可陪。

示隨侍諸子

湖上島橫青玉案，雲中塔鎖白銀幢。威音一幅全生面，不為群機有覆藏。

讀龐居士語錄

靈炤人貧智短，龐公年老心孤，蕩盡家私無賴，百草頭邊亂屙。

閱子韶無著機緣

無著餐邊綴腳，子韶蛙口翻身。兩個一般病痛，知他誰淺誰深。

山居即事

松花香飯剛個飽，荷葉碎衣勞再拴。斗大茆庵傍溪住，不知是馬是驢年。

春日

筍蕨春肥香到齒，竹梧晝靜冷侵衣。長安冠蓋日相索，爭及山家無是非。

別洞庭舊隱

自攜瓢笠下雲岑，彼此無言意甚深。分付洞庭峰頂月，清光留取照同心。

送禪者

道人思欲南游，好將拄杖牢收。出門莫貪快便，蒼苔路滑如油。

無題三首

不食空王俸，塵塵得自由。雖無三昧力，一飽便知休。
會即恁麼來，不會恁麼去。金圈與栗蓬，是甚閒家具。
喝散一溪雲，喚回千嶂月。萬象各呈形，誰能更饒舌。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四(終)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五

學人岳嶙等錄

呈靈嵒老和尚

德山放下繫驢橛，臨濟除卻熱碗鳴。兩個一雙無伎倆，不知將底付兒孫。

酬張宮保大圓居士(來偈附)

豐干老人慣饒舌(師著語云：有些子)，獨許寒山得一橛(甚處得這消息來)。誰家玉女夜穿梭(莫辨來蹤)，織就一花成五葉(更事多矣)。截住臨濟熱碗鳴(天下人無出氣分)，拗折德山繫驢橛(費力不少)。婆子翻來勘趙州(賺殺旁觀)，多少男兒齊叫屈(古今扶不起)。和尚閱後偈(道什麼)，侍者從旁笑曰：「居士忒殺倒卻剎竿(枉喫許多粥飯)，便恁麼住，將謂大圓止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別有長處，何妨拈出)。」復下一轉語(惜取口喫飯)：「靈嵒將底付兒孫(只恐跳不出)，依舊碗鳴還繫橛(果然)。靈照休來勘阿爺(苦屈之辭，不妨難吐)，翠峰山前牛妳赤(可知也)。靈照婆子童髦分(少者由他少，老者出他老)，臺山寒山烏兔判(素非鴨類)。三個拈來一串穿(阿誰下手)，且道女身轉不轉(居士用心良苦)？」末後句留與阿師自道(三十年後有人舉在)。

阿難倒卻剎竿，迦葉扶持不起，靈嵒方便為人，分付大圓居士。閉口已露鋒鋩，開口何勞再勘？只為多個襍頭，長老翻成俗漢。尚書離文字求，庵主非男女相。請問行腳高流，且道恁的模樣？老師猶少機關，侍者那知端的。分明舉似諸方，要驗不欺之力。羞見總持得肉，恥同懷讓分眉。直得一塵不染，方名真正男兒。你道是神是鬼，渠言非聖非凡。居士智過鶖子，許伊勘得寒山。

述志

佛祖之道淵且微，淺深悟入隨群機，後人碌碌昧此意，持刀追逐爭傳衣。阿誰能達禪河底？蠡測管窺欺爾汝，縱然奪得舊袈裟，心印雕鐫不相似。莫怪今朝太穿鑿，當初已見源頭濁，瞿曇偶爾自拈花，迦葉無端便輕薄。東土西天兩脫空，敲骨取髓情難容，慣傷物義絕回互，驅雷策電難尋蹤。山僧秖個莫妄想，要與古今呈榜樣，善財童子向南參，歷盡門庭無背向。百千三昧空納空，

了無隻字填心胸，渾如金翅劈溟渤，恣情快口皆神龍。塵說剎說熾然說，何必豐干重饒舌？把茆自立好生涯，銕鑄飯鐺一腳折。

寄李老夫人

祖師西來，喚牛作馬，上大人前，可知禮也。
一大藏教，秖說這個，但形文彩，即屬染污。
全佛即心，全心即佛，兩既一般，刀不自割。
雪峰輥毬，禾山打鼓。喪盡家私，超佛越祖。
不屬艱難，亦非容易。塞卻鼻孔，甚處出氣？
凫脛自短，鶴頸自長。併卻唇吻，許汝商量。
長天秋水，孤鶩落霞，趙州不會，且坐喫茶。
露濯花鮮，風搖葉落。本自天然，何煩雕琢。
離念境界，本無得失。才儗分疏，家親是賊。
文字性離，非無文字。逢著知音，分明舉似。

巨宗道者有省，偈贈

道人家，有底說。日用中，活潑潑。飯充飢，茶止渴。本現成，無秘訣。閃電機，霹靂舌。儗弄巧，翻成拙。戲拈筆，閒不徹。太虛空，齊點抹。字非文，眼當活。驀相逢，施一喝。漆桶子，連底脫。出常情，探虎穴。握權衡，看縱奪。識得伊，超祖佛。

寶持兄開法南詢寄之

運水搬柴事偶諧，隨家豐儉絕安排。缽盂添柄新翻樣，直得虛空笑滿腮。
門庭建立太無端，慚媿頭陀倒剎竿，互換機輪看仔細，作家今日笑阿難。

示靈捷道者

一壑松風庵小小，七十二峰青未了。畏寒懶剃髮鬙鬆，溪深杓柄長多少。

示自賢道者

欲知諸佛出身處，看取東山水上行。一夜虛空開口笑，好將肝膽為人傾。

寄董庵主人

岸草隨溪綠，村花映日紅。不須頻對面，千里自同風。

示迅機道者

迢迢歷劫秖如今，須信凡心即佛心，莫鎖自家無盡藏，苦拈黃葉當真金。

示堅如道者

清風匝地骨毛寒，莫把瞿曇作佛看。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示明原道人二偈

祖師來自普通年，良 馬何曾離得鞭。但盡凡情無別解，飢餐渴飲且隨緣。
踏倒雄峰向上機，去來語默絕思惟，大千捏聚無多子，積岳堆山在一微。

墮鏡

撲碎古菱花，風流出當家。若言曾得悟，美玉又添瑕。

寄自可道人

荷擔此道貴英靈，列聖叢中作典型，意氣不從他處得，華山一劈破層青。

寄淨雲道者

垂手機先六不收，電光影裡豁雙眸。塵塵拈出金剛印，文彩縱橫接上流。

靈峙和尚五十壽頌

麒麟不為祥，鳳凰不為瑞，靈山師子王，天然具尊貴。一聲哮吼遠近聞，狐兔潛蹤頭腦碎，爪牙用出更驚群，殺活全提無向背。堂前翠蔭十分圓，吹澈香風今遍界，同條生也共敷榮，百萬人天永依賴。

月夜偶示

指破青天月，何人著眼看。翻疑月是指，今古黑漫漫。

閱參同契

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咄哉老石頭，開口便話墮。

悼伏獅義恭禪師(舊與師同參)

家山揖別向南詢，負笈擔簦秖兩人，君就獅林稱導首，我從鴛水獲閒身。雲泥異勢將誰怨？冰雪盈懷各自珍。今日素帷陳茗奠，白頭雙淚更傷神。

栽松道者

短钁鉏煙冷，長鍬帶雨寒。青松當路種，不礙往來看。

山中書壁

有個青松樹，都來不記時。昂霄長獨立，那怕雪霜欺。

壽勝力居士

花甲黃金三百六，顛倒循環無斷續，拈出威音古月輪，照見未生前面目。眼耳鼻舌強安排，智慧德相同具足，描不成兮畫不成，多福門前一叢竹。

病起贈朗仲居士(士善岐黃)

莖草拈來殺活全，溫辛甘苦各從權，君家善用知通變，藥病相投遂霍然。
眾生病已入膏肓，大士重投對治方，不學維摩能忌口，如何肺腑得清涼？

贈趙封初居士

悅道翻身騎霹靂，雷門布鼓盡銷聲。一琴一鶴風規別，雖在人間出世情。
讀書自足忘名利，賣藥方能識苦甘。泡影百年知是幻，花開葉落也須參。
塵中不染古君子，林下自高閒道人。倦即投床飢便食，從來雕偽不如真。
龐公未了婚姻事，陶令偏多兒女纏。獨有南村趙居士，比他二老更超然。

披雲和尚養母偈

平地掀翻生死津，草鞋如虎更精神。諸方飽勘慵抬眼，擔荷懸絲在爾身。
啐啄同時子母全，大機之用更超然。隨人腳轉陳尊宿，織履何如自種田。
賣心斷臂有真規，熱血寒鍥苦為誰？今日更無人重法，累他古佛墮鬚眉。
靈山諸弟競成名，說法神通各自撐，誰識天花零亂處？盌中宴坐有空生。
散宅破家如趙老，些些隨納勝南泉。再來有願支臨濟，出便為人然不然。

念佛偈示徒

鷲嶺一枝花，世尊為拈掇。迦葉曾破顏，祖祖傳心訣。苟非大力人，往往成途轍。佛滅二千年，根器日衰拙。五百與三百，龍蛇常混雜。人我恣貪瞋，個事無交涉。入室反操戈，結黨爭衣缽。釋迦好弟子，皮下皆有血。宜速改門庭，同念西方佛。一卷彌陀經，金口親宣說。令諸念佛人，三界橫超越。晝夜常惺惺，不共塵勞合。念念即自心，心心非別物。念與念俱亡，淨穢應時脫。

覿體是彌陁，何煩更饒舌。我記如是人，直下齊了徹。眾苦不能侵，逍遙長快活。

偶示

松風自奏無絃曲，水月長懸不夜燈。眼裡耳裏絕瀟灑，天上人間只一僧。

頌石頭語

太平日月無形像，不在乾坤有鳳麟。但得皇風成一片，碌磚拋出也光生。

荷花

風掠晴荷水閣涼，淤泥不染夜生香。全身如坐車輪大，不必西行覲法王。

休夏東山

白雲影裏種空花，捩轉風頭景色賒。堪笑閒身無著處，卻來煙島臥寒沙。

貧富

富貴猶嫌千口，貧窮轉恨一身。畫鼓當軒試擊，驚翻舜若多神。

山房桂花盛開

秋風一夜到山房，金粟花開月滿廊。鼻孔撩天亦穿卻，不知誰個解聞香。

拾墜松

山險無行路，誰人到此中。夜來風色緊，拗折數株松。

十二時歌

夜半子，夢裏紛紛不知止。踏破東山西嶺青，翻身原在被窩裏。
雞鳴丑，日用頭頭自諧偶。那邊水洗面皮光，這裡啜茶濕卻口。
平旦寅，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祖到來難著力，惟人自肯乃方親。
日出卯，珊瑚樹林色杲杲。不須別處覓瞿曇，丈六金身一莖草。
食時辰，別甑炊香玉粒新。喫粥了洗缽盂去，便道宗師指示人。
禺中巳，莫向太虛分彼此。風中鈴鐸善宣揚，歷歷分明無一字。
日南午，愛閒不打禾山鼓。無事上山走一遭，倦來又上蒲團坐。
日昳未，十二部經可知禮。稽首南無上大人，試問何為丘乙己。
晡時申，會得依然猶隔津。自怪脩行不得力，順成歡喜逆成瞋。
日入酉。一彎月掛窗前柳。吹火柴生滿灶煙，頭上青灰三五斗。
黃昏戌。老鼠便來偷白蜜。床頭打絮到三更，連累山僧不得息。
人定亥，芥子吸乾香水海。衣內摩尼忽放光，露柱燈籠齊喝采。

行路難(臨江仙)

貴賤形骸隨業轉，世人顛倒堪悲。初生便有死追隨，纔分你我相，骨肉已參差。
未入娘胎何處也，好教猛省深思。剎那不住苦凄其，炎炎三界內，跳出是男兒。(生苦)
記得少年多意氣，轉頭萬事皆空。雞皮鶴髮漸成翁，眼昏常帶霧，齒漏不關風。
老健春寒秋後熱，謾誇心尚孩童。急須學佛悟真宗，遷延如有待，日暮怨途窮。(老苦)
石火電光能幾幾，終朝美酒肥羊。莫言災退遇良 方，兒孫雖得力，痛苦自支當。
病後始知身是累，健時多為人忙。爭名奪利走風霜，生平無片善，前路黑茫茫。(病苦)
百年信是無根蒂，心驚陌上飛塵。全憑一氣作天鈞，不知渾似夢，卻認夢為真。
呼吸不來長逝矣，休論我富他貧。田園妻子與家珍，萬般將莫去，惟有業隨身。(死苦)

寄炤道人

一朝夢醒豁雙眸，塵網重重不敢留。絕勝轉龍成佛女，更無寶惜掛胸頭。
自列孤明炤獨存，心燈燄續廓重昏，他年振祖風規別，不負今朝在法門。

寄閑道人

為師為法莫辭勞，同道相將立志高。養就垂天雲樣翮，培風一舉上雲霄。
成就他人即自成，好看大士利生情。法門覺樹霞榮日，天下同稱好弟兄。

遣懷

塵蹤長揖臥煙蘿，卻笑諸方露布多，心井既乾無識浪，任他平地起風波。

送子觀音

墨塵點剎遍分身，萬種花開一樣春。識得觀音真實相，掌中拋下玉麒麟。

病中作

眼前身是夢中身，電影燈光起滅頻。誰向千年桃核裏，重新來覓舊時仁。

山居

一舍三楹翠岫圍，離離橘柚晚香飛。石床昨夜生秋夢，似向松門跨虎歸。

有感

禪到今朝不耐看，神頭鬼面幾何般？憑君轉日迴瀾手，扶起靈山舊剎竿。
蜂起禪門日已非，魔風滾滾盡緇衣，不如插腳蓮華會，一任諸方笑鈍機。

傷穎正

剛剛教得可憐生，拋卻皮囊別路行。喚不轉頭徒悵望，窗前留下讀殘經。

示勝禪者

要為佛祖好兒孫，須是知恩解報恩，生銕心肝無改變，常施法雨潤三根。

示雲禪

菩提心是佛根芽，法雨滋培力轉加。不逐境風凋落盡，香飄果熟記無差。

落花

朝來風捲昨開花，零落紅香起怨嗟。艷色寧知不常好，卻從魂夢立生涯。

示原道人

芳草叢邊指路頭，教伊驀直漫凝眸。憧憧湖海知音寡，匝地清風付趙州。

商量石(鉛山有石並立，其狀如人偶語，故云。)

壁立峰前老白雲，此無言說彼無聞。如何卻受商量號，脫體孤危錯過君。
儼然二老共談心，流水高山是賞音。不落人間凡異調，自能越古更超今。
全無竅穴卻玲瓏，不費神丁斧鑿工。偶爾閑名掛群口，豈因呵佛占孤峰。
曾無一字到人憎，笑殺春風長葛藤，天下舌頭都截斷，教伊解語是山僧。
個個因君眼倍青，一雙無口解談經。是渠向上人難會，惟有虛空側耳聽。
無心撞著轉身難，磊落相依表歲寒，須信欲言言莫及，話頭不舉自團圞。
幾度逢春不變心，順憑花笑與鶯吟。全無滲漏超三墮，嶺上木人休自矜。
不逐閒雲老泛浮，肯仝枯木倚寒丘。無情有性人難信，只合渠儂自點頭。

纔涉商量便不堪，未言先喻石頭諳，雖無一字眾山響，何必嘮叨強指南。

天荒地老兩相成，謾道能言不解行。舉世知音隨舌轉，幾人曾聽到無聲。

靈瑞禪師嵒華集卷第五(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